

命运的长线

めづり糸

目
青山七惠

著

竺家荣

译

命运的长线

めぐり系

目 青山七惠

著 竺家荣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命运的长线/(日) 青山七惠著;竺家荣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3

(青山七惠作品系列)

ISBN 978-7-5327-7786-0

I. ①命… II. ①青… ②竺…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72748 号

MEGURIITO by Nanae Aoyama

Copyright © 2013 Nanae Aoyama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13 by SHUEISHA Inc., Tokyo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hueisha Inc.,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Beijing

图字:09-2014-817 号

命运的长线

[日] 青山七惠 著

出版统筹 赵武平

めぐり糸

竺家荣 译

责任编辑 叶晓瑶

装帧设计 尚燕平

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25 插页 5 字数 258,000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7786-0/I·4774

定价:59.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510-86683980

拜托，请你不要再这样哭泣了。

一看到年轻人哭泣，我就会感到悲伤。特别是像你现在这样无声地哭泣的人，像你这样对一切都彻底绝望了一般、任凭眼泪不停地流淌的人……从刚才起我就一直看着在这里哭泣的你。你应该不是为了哭给别人看的，但倘若你是在电车或图书馆或医院里哭的话，哪怕是我，也不会这样不礼貌地盯着你看，或者跟你搭话的。只因为这里是很特殊的地方。这么寂静，这么昏暗，这扇门外面的人都已经熟睡了……除了我和你以外，没有其他人在这里了。

我感觉从大阪站出发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了，可是，看来离天亮还早着呢。

这把年纪了，真是难以启齿，我在自己的单间里眺望黑暗的窗外时，突然间担忧起来：这趟列车到底会不会抵达下一站呢？东京站或许早在多年以前就已经过去了，列车也许会永远在这黑暗得没有尽头的铁路上行驶下去吧？心里真是没底啊。如此说来，在月台上一起上车的乘客们，还有来检票的乘务员，都在我不认识的什么站下车了，就连驾驶室里都是空无一人……现在，这趟列车上仿佛只剩下我一个人似的——是啊，在这种旅途上，不管是认识的人，还是不认识的人，最好是和某个人在一起。因为独自一人面对移动的风景，是一件令人颇为伤感的事情。不过，寂寞这家伙一向是这样不期而至，往往会突然发觉只有自己一个人。尽管如此，眼泪这种东西真是不可思议啊……有的眼泪会戛然而止，也有的如

泉涌一般怎么也止不住。起初，是因为什么缘由而哭起来的，可是哭着哭着，那个缘由渐渐融化不见，变为仅仅是为了哭而哭；或是替某个比自己更加悲伤的人哭泣似的，眼泪怎么也止不住……这些烦人的眼泪，究竟是从我们身体的哪个器官里流出来的液体呢？把它装进小瓶子里，放置几十年后，那些液体是否还能保持原样，依然那么透明，一点儿也不减少呢？还是会由于瓶子里的空气的作用而变得微微浑浊，逐渐消失掉呢？现在我还后悔呢，应该像拍照片那样，把小时候哭泣时流下的眼泪保留下来。况且，我还是个特别爱哭鼻子的孩子……不瞒你说，我曾经真的收集过眼泪呢。小时候我觉得好玩，曾经在小拇指大小的瓶子里收集过眼泪。一个瓶子装满之后，又打开一个瓶子。这个瓶子满了之后，再换另一个瓶子。以至于害怕起来，这样下去，到自己死去的那天，会装满多少瓶眼泪啊。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几十年了，我无法知道瓶子里的眼泪到底是什么颜色的，实在是遗憾……

你还是止不住哭泣吧。没有关系。刚才我对你说不要这样哭泣，其实只说了一半。我并不想妨碍你流眼泪。因为能够这样任凭泪水流淌的机会，在人的一生里屈指可数。在我的人生里，能够这样尽情哭泣的日子估计不会再有了。一旦你停止哭泣，我说不定会立刻从这里消失，融化进窗外的暗夜之中去的。你可能会觉得我在信口胡说，但我真的是这样想的。我这样说，是因为在很久以前，我也像现在的你一样在这趟列车里独自一人哭泣过。恰好和你同样的年龄。就在这趟开往东京的夜班车里。因此，我是不可能把你和门外面那些睡得香甜的人混同在一起，从而注意不到你在哭的。是啊，我做不到的。因为我有种感觉，倘若我不理睬哭泣的你，走出这扇门，到那边去的话，就好像会和自己的过去永远错过。

你是回东京吧？我也是。而且我那时候也是回东京的。你现

在是孤零零地坐在空无一人的吧台椅子上，而我那时是坐在餐车里最靠边的座位上。虽然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但那时候这趟夜班车上也有餐车的。我一个人去了餐车，不喝啤酒也不喝饮料，只要了三明治和别的什么小点心，却一直坐到餐车关门。一家人或恋人或穿西服的上班族轮番前来就餐，愉快地品尝热气腾腾的炖牛肉或油炸食品，直到喝完咖啡，才恋恋不舍地站起来离开。有一个小孩子把橙汁弄洒了——至今我还记得清清楚楚。鲜艳的橙色液体一流到纯白色的桌布上，就立刻变成了灰色，然后一边描绘着旋涡贝的形状，一边往前流着。旋涡状的前端朝着我轻搭在餐桌边的手指流了过来，然而，在那甘甜的液体触到我的手指之前，一位穿着方领工作服的手脚麻利的女服务生就已经将桌布撤掉了。没有一个人跟我说话。同时，也没有一个人对我不友善。更换桌布的女服务生以及其他的女服务生们都没有拍我的肩膀让我离开。所以，我能够在那里慢慢地、特别慢地吃三明治。宛如在咀嚼时间一般，越是慢慢地吃，被组成时间的纤维便越是破绽百出，像是从任意一点都可以重新开始编织了似的……餐车的营业结束后，我也不回自己的卧铺车厢里去，而是坐在过道的抽出式硬椅子上，整夜望着窗外。突然间我发觉自己哭了。最初只是因为某个事情，随着时间的流逝，转变为我的手触及不到的、远远超出一己之事的更为巨大的某些事情而哭了。

我觉得比起现在的我来，现在的你更接近那时候的我。我现在只能回忆迄今为止自己经历的所有感情了。感情一旦被封闭在记忆之膜里，无论怎样小心翼翼地把它从里面取出来，都感受不到当时的热度或感触了。那里只剩下遗骸或正在变成遗骸的东西了。回忆起来的往事，不过是某种虚无的模拟。然而无论它们是多么的虚无，我也不能不再这样重复至今。而且，刚才我打开那扇门，看

到你正在哭泣的背影的时候，我听到了那些被幽闭在记忆巢穴里的声音日益消失、身体日益衰弱的家伙们，以从未有过的急切声音喊叫“再回忆一次”。每当我开始回忆的时候，都会听到这样的声音。“再回忆一次”“再回忆一次”“再回忆一次”！我对那些声音一向很顺从。按说今天晚上我也会这样做的，但是，我克制住了。我这样静静地坐在你的身边，直到那个声音触及你的眼泪。

离天亮还早吧。

声音的主人不允许我固定于某种形态。我的轮廓由于那些细微的震动而变形，裂开口子，不停地阻止我停留在我的形态。即便是现在，我的轮廓由于一直被它们这样扩张而脱离了原来的形状，恐怕已经变得惨不忍睹了，可是它们仍然把我这个人无止无休地撑大，被撑得薄得透明，揉进从千疮百孔的细胞中不停滑落下来的时间里，直到形状消失不见，最终让我与时间合而为一。

再回忆一次！再回忆一次！

它们还在叫嚷呢，朝着我，也朝着你。

可是，咱们想要前往的到底是什么地方呢？真的是东京吗？或许是远在铁路尽头的前方那么遥远的地方吧。

我下面要向你讲述的事情，与那没有尽头的遥远相比，不过是车轮与铁轨之间弹起的一颗沙粒般微不足道的东西。我不强求你听。不过，我想你一定会听我讲述的吧？反正我是很想对你讲一讲的。

不管怎么说，离天亮还早着呢。

你看上去也就二十岁出头的样子。在你看来，我像是大妈还是老太婆呢……其实五十岁或七十岁都差不到哪儿去吧，真是难为你了。在年轻人看来，往往以为上岁数的人从很早以前就是这么老的呢。

战争结束那年，我出生在静冈，长在东京的九段^①。你在樱花盛开的季节去千鸟渊划过船吗？对，就是那个位于皇宫北面，一到春天，赏花的人们就蜂拥而至的千鸟渊……我家就紧挨着千鸟渊，从现在的地铁九段下站一出来，往左拐，过了千鸟渊，走一段上坡路就到了。就是靖国神社正南面的一个地区。我小时候，那一带是三业地，你这样的年轻人，恐怕不明白什么是三业地吧？所谓三业地即是料亭^②——战前叫做“待合”、饭馆、艺伎屋聚集的地方，也就是男人们跟艺伎们寻欢作乐的花街。如今已经变成了高楼林立的写字楼街，但是，更早以前，追溯到江户时代的话，那一带是旗本和御家人的宅邸聚集的豪宅街。在这样的地段形成花柳街是明治初期的事。其开端是维新之后，财政陷入困境的旗本和御家人开始出售房产，或是自己经营“待合”。听说学习技艺，成为艺伎的女子有很多是这样人家出身的小姐，她们以到靖国神社来参拜的军人为服务对象，大正初期这种料亭一度是相当繁荣的。把这些很早以前的事情告诉我的，是我的祖母。虽说是祖母，并非我的亲祖母，关于这件事后面再讲吧。

进入昭和，迎来战败的时候，据说九段的花街因空袭而变为一

片废墟，但战后不久，大部分便恢复重建了。我记得从我记事起到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那段时间九段相当繁荣。虽说如此，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前，我离开了九段，所以只记得那之前的九段的样子……不过，留在我记忆中的那个时期，九段也有着不亚于新桥和赤坂的盛况。有名的政治家、歌舞伎表演者、相扑力士、作家先生……各界名流常常前来消遣。从白天开始，艺伎阿姐们——只要是进入艺伎这个行当，无论是十六岁的小姑娘，还是满脸皱纹的老太婆，都叫“阿姐”——弹奏三味线的声音便不绝于耳。晚风里总是夹杂着艺伎们涂抹的白粉味儿。那时候倒不觉得什么，只知道今日街景的人们会觉得有些奇妙吧。街道这种地方就是这样变化无穷的。它只对当时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展露风情。对于离开那里的人，是绝对不会像过去那样热情相待的。

我的母亲是其中一家名叫“八重”的中等规模料亭的老板娘。对了，我家那时候就是开料亭的。说是料亭，战前被叫作“待合”，可能与你想象中的料亭有些不同吧。三业地的料亭，并不是做饭菜给客人吃的餐馆意义上的料亭，而是客人招艺伎来吃饭喝酒的地方。概括说来，就是那种夜晚冶游之所，客人到了这里，都是从饭馆订餐，通过叫做“检番”的统管三业地的类似事务所的地方，从艺伎屋招艺伎来。

那么，乍一听艺伎这个词，你会怎样想象呢？多半会想象她们穿着漂亮的和服，梳着日式发髻，给客人唱歌跳舞……大概是这样的吧？以现代人的感觉，似乎是个多少有些超脱俗世的世界吧。但实际上，并非如你想象的是那样浮华奢靡的世界。至少我所

① 东京都千代田区的街道名。

② 日式酒家。

知道的那些阿姐们，几乎都是热爱技艺、每天刻苦磨炼基本功的女人。加上战后情况变化了，有不少艺伎由于家境贫寒，为了生活而作为借债的人质抵押给艺伎屋而进入这个世界。直到成为正式艺伎，还清借债的本钱之前，她们是不许离开艺伎屋的。从艺伎屋的角度说，必须收回借贷的本钱，因此，对于抵押来的雏伎，从技艺到礼仪举止全都悉心教授。即便该女子成为正式艺伎之后，从客人那里得到的赏钱也必须上交艺伎屋管理。而且，从服饰到学艺，她们都必须靠自己赚钱来支付费用，因此，即便成为独自撑得起台面的艺伎，如果不是很卖座，艺伎手里基本剩不下几个钱。还清了债后，新年度一开始，有的艺伎屋要求再为它义务服务一年左右，然后，艺伎们终于从艺伎屋解放出来。之后干什么的都有，有的继续艺伎营生，有的自己挂招牌成立艺伎屋，有的找个合适的有钱男人当小妾，也有的回了乡下。

八重原本是妈妈的伯母开办的料亭。严格说来，这位伯母是母亲的远房亲戚，并非亲伯母。我刚才说过的祖母就是这个人。实际上对我来说，她就相当于祖母，但是我一次也没有叫过她“祖母”，总是叫她“大妈妈”。只是在你面前继续使用这个称呼有点可笑，所以在这里就叫她祖母吧。祖母在我八岁的时候去世了。她有着居住在那一带的旗本宅邸的武家血统，因而自视甚高，对自己对他人都要求极其严格。妈妈出生于岩手的乡村。妈妈两岁的时候，被祖母收为养女，从尚未及笄时，祖母便开始严格地教妈妈学艺了。本来艺伎不附属于料亭，而是属于艺伎屋的。可是，祖母大概觉得料亭如果有自己的艺伎，急需陪客的时候，就不必通过检番去请，非常方便。再说，倘若该艺伎走红，还可以让她去其他料亭陪客，从而获得相应的收益，祖母打的就是这样的如意算盘吧。所以，祖母从小收养了聪明乖巧、人见人爱的妈妈，作为八重内部的

艺伎进行培养，看看能不能培养出来吧。

总之，经过严格学艺的妈妈，十五岁时成为半玉^①，登上了八重的宴会座席。客人给艺伎支付的报酬，叫做玉代，半玉即是玉代^②的一半，就是说，妈妈还是相当于见习艺伎的身份。尽管如此，两年后，妈妈便成为“一本^③”，即正式艺伎了。据说从前是按照一炷香的时间来计算支付艺伎的玉代，因而有此说法。正如刚才我说过的那样，成为正式艺伎之后，从服装到学习技艺都必须靠自己赚钱来支付，因此，若是没有出资的老爷的话，艺伎的经济负担就会很大。不过，妈妈的情况有所不同，依照祖母的既定方针，不找靠山老爷，祖母自己就起到了出资人的作用。也就是说，祖母既是妈妈的雇主，也是出资人。妈妈在祖母的倾力打造下，技压群芳，而且据说妈妈自知是养女身份，从小就是个会讨大人欢心、说话很老成的孩子。在那一带是个很有人气的艺伎，相当的叫座。

为了某个应酬，我的爸爸来到八重，对才貌双全的妈妈几乎是一见钟情，背着祖母拼命地追求妈妈，终于俘获了美人心。妈妈也很快被风流倜傥的爸爸迷住了。于是乎认识还不到一个月，二人便早早订下了婚约。凡事都非常投入的妈妈，将艺伎事业和祖母的恩情全都置于脑后，铁了心要嫁到爸爸家去。得知此事之后，祖母勃然大怒。然而当她知道了对方是做钢材生意的暴发户家的长公子，立刻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对妈妈的热恋推波助澜了。而爸爸家里的态度却是正相反。因为当时的爸爸是个纨绔子弟，反正迟早要继承家业，所以毕业后一直也不工作，靠着每月家里给的零花钱优哉游哉地过日子，故而家里对于他与艺伎私下订立的婚约，只不

① 即雏妓。

② 付给艺伎的钱。

③ 付给艺伎的酬劳，以一支焚香为单位。一本，即一支焚香，意指正式艺伎。

过看作是司空见惯的玩女人而付之一笑。

将幼年时从父母那里听来的片段拼凑起来的话，那就是我的祖父出身于贫穷的农家，是一个凭借强烈的成功欲望与刻苦学习积累了财富的人。因此，对于门第的问题或许比常人有着更多的自卑。即便是为了使家族成员成为更加有品位的高雅之士，他也是不可能允许迎娶一个不知根底的出身艺伎的女人的。妈妈对于当时所受到的如同野狗般的对待，一直耿耿于怀，只要一提到祖父，便是一副轻蔑的口吻，说什么“那个人的品格连你祖母的千分之一都没有”，什么“跟这种爱虚荣的暴发户在一起，实在让人无法忍受”等等。但是和这样的妈妈比起来，爸爸对于祖父的感情却好像复杂得多。

说实在地，即便是现在，我早已超过当年爸爸的年龄，仍然搞不清楚他对祖父究竟怀着的是爱还是恨。

后面我会讲到的，爸爸和祖父的关系中有着不允许天真的小孩子涉足的极端的排他性。那是强烈拒绝任何人介入或偷窥的、在暗室里相互吸吮一个壶里的有毒之蜜般奇妙而紧密的关系。但是，祖父的存在和与生俱来的巨大财富没能将爸爸变成像妈妈那样充满自信、争强好胜的人，反而把他推向了与之相反的方向。虽然这不过是我回顾与爸爸一起度过的有限的生活得出的推测，但是我说不好爸爸的性格是由来于降生在衣食无忧的富裕环境呢，还是打出生以前就已经具备了？我总感觉爸爸身上有种自我毁灭的欲求。成功企业家的长子，却不理家业，甘当一个小料亭的上门女婿，似乎是主动想要成为一个被人耻笑的人。不过，我觉得爸爸并非心甘情愿这样做的。我揣测爸爸是想要从嘲笑者变身为被嘲笑者的缘故。深爱妈妈且少不更事的爸爸，跟家里吵翻之后，离开了祖父的家，几乎就等于断绝了父子关系。至于具体是怎样激烈争吵的，或是附

加了什么条件，无论爸爸还是妈妈，就连爱说话的祖母都不太想对我说。

和爸爸结婚以后，妈妈仍然继续了一段时间的艺伎生活。祖母和爸爸都支持，最主要的是妈妈自己非常坚持。妈妈很喜欢技艺。热衷于舞蹈和唱曲。对于被料亭收养的妈妈来说，技艺就相当于活下去的护身符。不仅仅是为了活着，是为了活得有自尊而需要技艺。这也是我的臆测，如果妈妈不是从别的地方领养来的，而是像我一样出生在料亭的话，恐怕就不会对技艺那么热衷了吧。之所以说妈妈是幸运的，就在于她并非单纯为了护身符而习得技艺，是发自内心地喜爱学习技艺这一点。技艺对于妈妈这种人而言，犹如空气和水一样是不可缺少的东西。据说放学后，她每天都要去检番，自己的练习结束后，还继续观摩阿姐们跳舞。所谓检番，我前面也提到过，就是类似统管三业地的事务所的地方。检番的二楼，也是艺伎们弹奏三味线和跳舞的练习所。艺伎们要在三业地卖艺，就必须在当地的检番登录在册。料亭招伎的时候，也不是直接联系艺伎屋，而是要通过检番去联系。由检番给艺伎屋打电话，或者是派人跑去通知，这样来介绍艺伎的。

在检番一楼的墙壁上，排列着登录在册的艺伎们的名牌。已被宴席招去的艺伎的名牌是翻过去的，所以，如果谁是闲着的——就是没有应召去陪客，在艺伎屋等候客人的意思——一目了然。运送三味线等乐器的时候，也是由这里叫作“箱屋”的男人们跟在阿姐的后面抬到料亭去。据说在二楼最里面的房间里，还有大夫在坐班，多半是为患了妇科病或花柳病的艺伎看病的……总之，小时候的妈妈，不满足于只是在这个检番里学艺。只要没有睡觉，她总是在跳舞。妈妈告诉我：说是跳舞，并非随时随地地跳个不停，而是身体的一部分在跳舞，或心里在跳舞。不过，这和全身在跳舞几乎

是一样的。越是练习越是喜爱，技艺就成为妈妈这个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妈妈仿佛以一点点找回原本自己体内就具备的记忆一般的亲密方式在刻苦修炼，而不是在学习舞蹈。

“自己也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呢。”妈妈很久以前对我这样说过，“检番的先生来教授技艺。自己的学习结束后，我也不想回家，全神贯注地看着阿姐们排练跳舞。我虽然和其他女孩子一起坐在房间的角落里，眼睛却看着阿姐们。我有时候甚至能猜出阿姐们下面会做什么动作呢。不对，不是猜的，也不是一直就知道。而是：啊，然后应该是这个动作，我想起来了。我是这么想的。这并不是说我也跳得和阿姐们一样好。只不过是确认自己想起来了，下面会这样跳罢了。”

由于妈妈对学艺如此酷爱，所以尽管结了婚，但退出艺道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不过和爸爸刚刚相识的时候，妈妈还说过要抛弃一切，跟他在一起，但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我并不知道。无论怎么说，妈妈那时还不到二十岁，作为艺伎是最好的时期。在宴席上，妈妈的艺名叫雪贞。在祖母叮嘱下，雪贞已为人妻的事只限于料亭内的人知道。大概是因为这样的事要是传出去的话，客人自然会失望的。可是无论怎样隐瞒，圈子这么小，秘密也必定会泄露出去的。听说了传言的客人，常常跟妈妈开玩笑，或暗示打探，妈妈都含糊其辞地给岔开了。可是，结婚还没到一年，妈妈就怀孕了。肚子渐渐大了以后，实在无法表演技艺或待客了。妈妈不情愿地暂时歇了业，只能每天在料亭的二楼上听着检番或其他艺伎屋传来的弹奏三味线的乐声。有一次，特别喜欢妈妈的几位客人，想要确认雪贞是不是结婚了，还有怀孕是否属实，一齐闯进料亭来，非要上二楼去查看不可。其中一个年轻人，和拼命阻止他们的祖母激烈争吵起来，最后从怀里掏出刀子说，如果不让他和妈妈见面，就抹脖

子，闹得不可开交。不知妈妈听到楼下这么大的动静，做何感想。作为女儿，我觉得妈妈并不是个会被这种阵势吓到的女人。妈妈是一个热情开朗、精力充沛的人，但有时会表现出令人吃惊的冷酷一面。妈妈时时都在梳理什么对自己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即便那个男人在楼下叫嚷，见不到她的面就死在这里，妈妈耳朵里听到的恐怕也只是三味线的琴声吧。

不久后，妈妈生下了一个男孩。不知是怎么谈妥的——或许是祖父对爸爸和妈妈的婚姻附加的条件吧——那个男孩子，也即是我的哥哥被送到爸爸老家当养子了。谁知，这孩子一岁生日刚过，就被奶妈传染上肠炎死了。照看孩子的奶奶没过多久也死于同样的疾病。那时战争刚刚开始。九段四周散布着很多军队设施。现在市谷的防卫省所在地，当时是陆军大本营。现在的北之丸公园一带，那时曾经驻扎着近卫师团的司令部和步兵团的支队。九段的花柳街，那个时期因许多军人前来消遣而热闹非凡。据说八重的两个宴席也是每天灯火通明，直到深夜。复归艺伎本行的妈妈，根本没有余力好好哀悼儿子的死。但是妈妈并没有立刻摘除此时萌芽的怀疑。也就是说，妈妈认为儿子的死很可能是憎恨自己的某某人有意造成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这真是太可怕了——纵然因此而失去多年的伴侣，对于那个人来说，恐怕比不过针扎那么点的疼痛。

到了战争结束前一年，八重接到当局的决战非常措施纲要，不能继续营业了。不光是八重，东京的所有花柳街都作为战时不必要的买卖而不得不停止营业。没有客人的艺伎们在当局的命令下，都在检番里组装起无线电和配电盘了。不久前还曾经三味线琴声缭绕，阿姐们轻舞飞扬的这个场所，转眼之间，就变成了灰色的无机制的小工厂。妈妈也不例外，成了女工，每天去那个工厂干活。再说怎么说妈妈已经二十三岁了，想必已失去了艺伎最辉煌时期的、犹

如灿烂盛开的花朵般水灵灵的美貌了。然而她对于技艺的热情是不会消失的。妈妈取得了艺名资格证后，还专程拜访了住在东京西部的先生家，悄悄地继续学习技艺。过不多久，当局发布命令，九段的几个料亭作为军队的住所被征用了。八重虽然算不上是能够接待将校军官的高级料亭，也住进了一位去市谷的陆军部上班的军官。二楼上的两个房间原来是年轻夫妇和祖母的卧室，于是祖母搬到了一楼的三帖屋，军官住进了祖母的卧室。

幸好那位军官和以前那些常来店里的大声吵嚷的粗野军人们不同，“一点也不蛮横，是个不苟言笑的很好打交道的人”，祖母每次给我这个小孩子讲述以前的事情的时候，绝对会大大夸赞他一番。还说他每天训练回来后，只是让人把饭菜送到自己房间，之后便一直待在房间里不再出来。妈妈仍然每天去组装配电盘度日。不久发现又怀孕了。由于三年前失去儿子的事情，妈妈这次下决心不把孩子交给公公。是的，那个婴儿就是我。也许是因为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每天都听工具摩擦声或是来巡视的军人的皮靴声吧，我现在对人的走路声仍然特别敏感。

随着战局的恶化，连九段一带，疏散来的人都明显在增多。妈妈发现自己怀孕后，祖母也开始考虑举家疏散的事了。不巧祖母的亲戚和妈妈的娘家都远在东北地方，路途遥远，怀有身孕的妈妈恐怕受不了旅途颠簸，爸爸回家恳求家人帮忙，才得以介绍了个疏散的去处。那位老实本分的军官早已出发去了九州，准备出征去南方。祖母和爸爸、肚子里怀着我的妈妈，离开九段去了静冈，成了某个农家的食客。东京大空袭就发生在一家人离开的几周之后。同年九月，妈妈生下了我。

还没到新年，祖母就一个人先一步回了九段。听说八重已经彻底毁于火灾，但生性不服输的祖母多方托人，四处借贷，终于

重新盖起了房子，再度开门营业。几年后，爸爸和妈妈带着我回来的时候，借债已经还了一半，还多了两个以前没有的自家艺伎。

妈妈此时彻底退出了艺伎职业，作为少夫人协助祖母管理料亭。

听到这里，你可能觉得我总是一味地讲妈妈的事吧。你一定会产生疑问，当妈妈专注于技艺精进、两度生育、组装配电盘的时候，我的爸爸到底在干什么呢？

当时爸爸每天在干什么，确切地说，我也不知道。我只能告诉你一句，那就是爸爸几乎不在家。尽管爸爸这个上门女婿差不多是被赶出家门的，然而，战后回到九段后不久，爸爸就再次出入茗荷谷的祖父家了。也不知是后悔断绝关系的祖父感到寂寞，叫爸爸回去的呢，还是在女人众多的料亭里没有立足之地的爸爸主动回家的。爸爸回茗荷谷的理由是协助祖父的事业。但是每周有一半时间不回料亭，常常是去了之后就在祖父家过夜了。我至今认为，爸爸不是一个对名誉或权威之类的东西抱有野心的人。因为爸爸是个能够满足于家有美丽的艺伎妻子，干不干工作都可以逍遥自在地生活的人，完全没有想要出人头地之类的欲望。真是个没干劲的人——也许会让你见笑，但爸爸只是个追求安乐的人。而且，他为什么会这样，我不是很清楚，爸爸战时没有被征兵。曾经听说是因为得了肺病，或是由于伤了神经，一条腿麻痹而幸免的，实情不得而知……在那种非常时期，却一直不能为国家效力，不知爸爸对此是怎么想的，从来没有听他说起过。我总感觉很可能是祖父通过某种路子这样安排的，尽管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好几次否定这一推测。